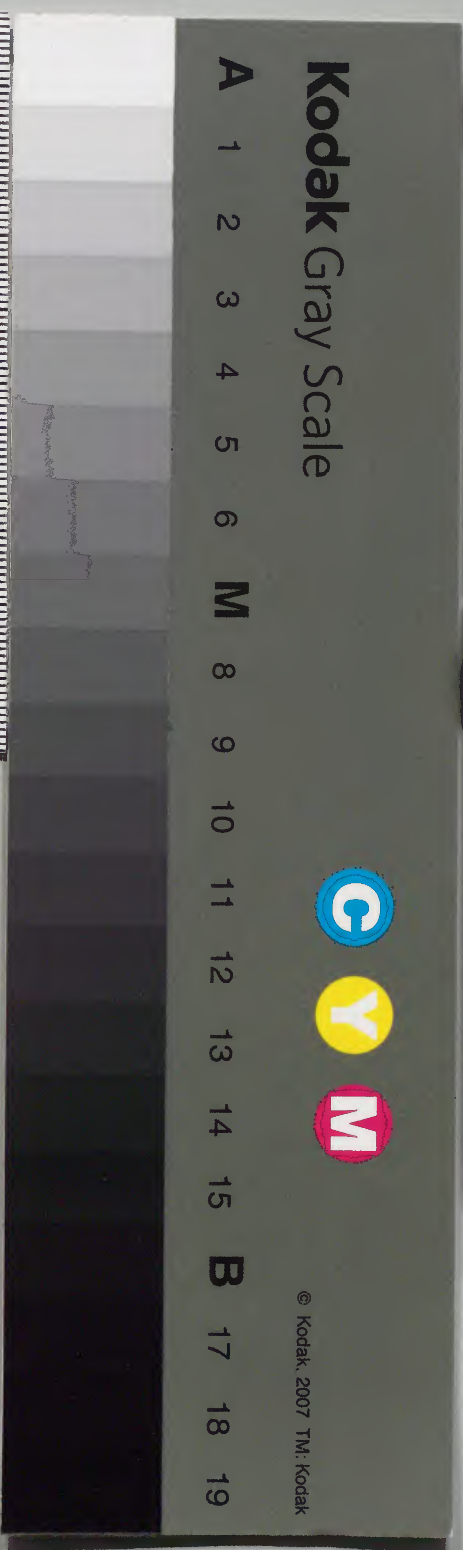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四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65)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巳亥唐肅宗乾元二年○
凡二十年
盡戊午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巳亥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質

兵

魚朝恩首
阻軍謀

實 燕國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幽州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嘉山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鄴城注見漢獻帝初平四年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

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集覽 荔非羗人復姓

實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書法 卒於軍必書嘉死事也終綱目書卒於軍入祭遵馮異馬援諸葛亮劉方

段文振在雅相李嗣業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月食既

考異 提要作日食既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質實** 月食注見漢惠帝七年日食既

書法 月食不書此其書何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敵陽已極極則必銷而至於亡天之厭之也決矣不三年而輔國殺之此其應也終綱目書月食一而已

發明

月食未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張后亂政之禍且以表其不終之兆也。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洵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

有觀軍容使所以無統御

叔冀魯炁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集覽**竊官軍裝號，私竊效其衣罪，上皆不問。**辨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漳水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抄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安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肅宗乾元二年

三

正編

魏郡襄鄧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河陽縣名

注見昭宣帝天

祐二年孟津

書法

前書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矣此其止書九節度何無帥也無帥也

則前者曷為首子儀書首子儀而等光弼於諸鎮所以見子儀之可以帥光弼也書

九節度之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於無帥也其旨深矣

發明

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君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文

夫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雖正猶凶此荀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今以九節度之師而

無所統又以宦官臨之是弟子輿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曰九

節度之衆無有能潰之者唐自潰之云耳夫以步騎六十萬之衆一旦無故自潰然

則唐之不亡豈非幸歟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

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

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

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陽 **集覽** 〔音〕音彥弔 **質實** 〔鄴〕郡名注見漢成帝

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

苗晉卿王瓌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

章事

上於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已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因南軍入北軍皇朝

能

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質實 〔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金吾〕軍名注見

漢武帝太初元年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夏四月史思明

僭號○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

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質實

靈武郡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靈州

書法

書予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敕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

發明

制敕皆本中書、若旁蹊捷出、則史書果何用哉、况於以口敕而處分、則是

非得失、孰從審覆、其為悖謬、不言可知、今焉下制停之、停者是、則用者非矣、綱目書此、雖曰幸之、蓋亦譏之也、

以李抱玉為鄭陳穎亳節度使

質實

李抱玉、營州柳城人

鄭陳穎亳四州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穎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

李光弼裨將李抱玉屢有戰功、自陳耻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書法

抱玉安姓也、於是賜姓李氏、不書何凡書賜姓譏也、抱玉耻與逆臣同姓

則賜姓宐矣故不書終綱目書賜姓三婁
敬羅藝徐世勣賜姓名三李實臣李國昌

李贊華
皆譏也

回紇毘伽闕可汗死

質實

回紇匈奴別種注見
太宗貞觀元年可汗

夷狄君長號注見
漢後主景耀四年

子登里
可汗立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
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御史

退

李峴以不
附輔國貶

孫瑩鞠之無寃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鞠之與
瑩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鞠之若虛希輔國
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
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
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
貶嶺南尉瑩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
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
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
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

集覽

瑩余

質

實

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天興縣名
注同上年雍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

三年南海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牂牁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進

肅宗因朝恩之言輒易將帥幸而光弼猶勝其任若授之非才豈不敗事且不念子儀前功使居閑散之地及百事又輒用之用人如此何以平禍亂哉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

賢

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眾

質貫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汜水縣名注同上年成臯

以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賈

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辛雲京思禮怒之光晟時在雲京麾下請見

思禮而解之，即往謁，未及言，思禮執其手曰：吾求子久矣，引與同坐。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
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雁門辛雲京蘭州金城人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賜僕固懷恩爵太寧郡王

質實

大寧郡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

子蒲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寧國公主歸京師

質實

寧國縣名注見至德二載

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

書法

書歸何無子也終綱目公主嫁蠻夷書歸者三漢宣帝甘露四年烏孫公

正是年寧國公主武宗會昌元年太和公主

八月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破荊州

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作亂，上使將軍曹日昇往慰喻楚元，貶其刺史王政，而以張光奇代之。楚元不從，張嘉延襲破荊州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
荊州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三年南京

更鑄大錢

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之

質寶

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書法

前書初鑄大錢矣於是書更鑄自大錢更鑄而人始相食矣書更鑄重傷

之終綱目書鑄大錢六漢後主建興十四年延熙元年丁亥年宋唐肅宗乾元元年是年已未年唐書罷大錢一戊子年宋書大小錢皆當一者一肅宗寶應元年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弃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嶧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

能

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慢罵如似。孝德墮日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

白孝德初見

僕固懷恩決勝

兵智

能

光弼出所短而得所長

能

神料

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置其首。以迎火船。而義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

知已知彼
百戰百勝

中渾之戰
不遺智勇
昆陽淝水
不是過也

得希顥吾歿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
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
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
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
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
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
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
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
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
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
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眾時
光弼屯中渾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
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
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入道開柵為

能

能

以必死厲
衆

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
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
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
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
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
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
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
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
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
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
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
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
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
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

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胡氏曰中渾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犄角賊必可平矣然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以渾洪重厚不能爲關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爲國平賊盍亦小貶以濟事爲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豈非所務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承奉朝恩以固權位雖擒思明平河北未免於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

爲而謂子儀爲之乎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集覽

亂流安

惟貞惟貞無姓吐蕃之俗王族皆曰論枉尋而直尺禮注疏云八尺曰尋尺小尋大不可

枉大而就小以要利也王良之所不爲王良以詭爲御而順就嬖奚注見陳宣帝太建五

年王良之用轡

正誤

策馬亂流而進今按橫流而渡曰亂書亂于河詩涉渭爲亂是

也集覽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洛陽縣名注同上三年潼關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澤潞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

五十二年上黨嶠嶺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箕山龍門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伊闕石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唐肅宗乾元二年 正編

能

橋溝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七里澗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河清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孟津南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河陽三城中渾城注同上文非城注同上文猗角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

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荆襄平之

康楚元等衆至萬餘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

質

實商州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上洛

貶第五琦爲忠州長史

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故貶之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亦貶溱州司馬胡氏曰賀蘭進明不救睢陽巡遠敗歿肅宗以此罪之雖殺之于睢陽以謝忠義之竟良不爲過乃置而不問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豈足以服人心乎

質實

忠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一統志云溱

州唐貞觀中所置憲宗時嘗以珍州省入宋熙寧中復置溱州又置溱溪縣景炎三年廢故址在播州宣慰司北二十五里睢陽郡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

十二月史思明寇陝擊却之

考異

提要陝下有衛伯玉三字

擊邽當
作討破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破之，得馬六

百匹。**質實**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庚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

令。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集覽邠寧

公劉所居，魏置幽州，玄宗以字類幽，改為邠州。邠本秦北郡，魏置華州，西魏改為寧州。鄜坊本秦上郡，漢置坊州，坊北去鄜百一十里。

實党項西羌種名，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京畿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寧本公劉邑，後為義渠戎所居，秦置義渠縣，始皇時為北地郡，漢為泥陽縣地，東漢屬安定郡，後魏於此置華州，又改邠州，西魏改寧州，合之曰邠寧。後周分置趙興郡，隋改為北地郡，唐改為寧州，又置彭原郡，宋復為寧州，宣和初置興寧軍，金屬慶原路，元屬鞏昌路。本朝因之以安定縣，省入改屬慶陽府。鄜坊二州名，鄜注見漢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肅宗上元元年 七 正編

獻帝建安十七年坊本漢左馮翊翟道縣地渠搜中部都尉治此姚秦置中部郡後魏改中部縣大統中改曰內部隋屬上郡唐初復改為中部縣後置坊州宋仍舊元廢坊州以縣屬鄜州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書法

領者何不行也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相州之潰咎在無帥而聽朝恩之譖召還京師至是則又欲假其威名以鎮之知假其名而不知用其人獨何心哉河陽之戰使子儀在外與光弼相為犄角則可以一戰而擒思明矣又何待借兵回紇至受其屈辱而後僅得成功乎書曰領節度使病肅宗也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第五

琦除名流夷州

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按之琦曰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奏琦已服罪故有是命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破史思

明於河陽

質實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以韋倫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

進還不常皆出權奸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翹據州反制以倫為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維瑾等降

集覽

來瑱姓名也通鑑釋文瑱音他旬反少陵詩注瑱音陟亦反未詳孰是

質

實

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五月以苗晉卿行侍

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質實

胡廣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書法

行官始此

呂諲罷

宦官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諲諲為補官事覺上言杖歿諲罷

集覽

馬上言馬

姓也上言名也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進

唐肅宗上元元年

正編

正編

治財

晏善治財
質實
劉晏曹州人

六月桂州破西原蠻

質實

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西原蠻

注見代宗大曆六年

○羌渾寇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之

○救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救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集覽

榜死榜與榜通

劉伯莊音蒲庚反笞擊也

質實

京北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興王召卒

召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召卒后幼子定王侗切太子位遂

定

集覽

召時招反侗徒紅反

質實

定州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考異

太字彙按至德

元載書尊帝為上皇天帝無太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如僊媛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

肅宗之罪深矣宜亦不永其祚

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狗匹夫之孝，且與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

以逼遷為防微杜漸則肅宗之意惟恐上皇之不遷矣

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鞵，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纔尾老數十人，玄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安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集覽

如僊媛爾雅美人為媛注所以結好媛也唐制九嬪之中有昭媛修媛充

媛按如僊必媛之名射生至德中擇善騎射者千人為射生手號英武軍各好在杜甫詩好在阮元瑜注好在乃存問之辭也視服膳察視衣服及所食膳也記文王世子篇食上必在視寒媛之節食下問所膳茹菹茹音汝飲食也菹臭菜也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茗葱為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臺胡荽薤為五葷辟穀為句注見宋主質實與慶宮注見玄宗開義符景平元年元二年大明宮注見

又置蓬州治安固縣隋州郡俱廢唐初復置蓬州治大寅縣天寶初改為咸安郡尋改為蓬山郡乾元初復置蓬州宋以蓬池縣為州治元初置蓬州路後復為蓬州治相如縣地本朝以相如縣省入改屬順慶府巫州本秦黔中郡地漢屬武陵郡晉宋齊梁皆因之陳為沅陵郡地隋屬辰州唐初因之乾元初置巫州尋改為沅州又改為潭陽郡大曆中改為叙州宋復改為沅州治盧陽縣元初改置沅州路尋降為州隸辰州路本朝初改為沅州府尋復為州省盧陽縣入焉隸辰州府萬安咸宜二縣名未詳沿革

書法

直書李輔國遷而肅宗不予之罪著矣輔國不臣之惡極矣

發明

甚矣小人之為禍也。親莫親於父子，而能間之。愛莫愛於夫婦，而能離之。蓋其巧言似忠，詭謀似密，而又柔行巽入，易於聽受。自非剛明不惑，鮮不為其所移。况人主始焉親之寵之，漸至假以大權，久而不可復制。斯固禍亂之所從出也。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於初，烏能裁之於後。上皇之遷，始雖不從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甘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綱目直書輔國遷上皇於西內，則肅宗當置何地哉。遷者，強遷不順之詞。肅宗身為人子，位居九五，一父且不能保，則亦寄生焉耳。於輔國

誅乎何

命郭子儀出鎮邠州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命出鎮邠州。党項遁去。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胡氏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徃徃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邪。

質實

安史安祿山史思明

何等威望
乃置散地
河北之不
服魚朝恩
間阻之也

書法 不果行何惜之也。金塞北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一朝思沮之而止。惜哉。肅宗之進退人才。一則輔國。二則朝恩。二則朝恩。故雖克復大業。而竟失河北。蓋有由矣。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銑罪而誅之。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展不從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

劉展之反
邢延恩設
詐所激

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一旦恩命如此。疑有讒人間之。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懼。乃馳詣廣陵。解峘印節以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膺。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眾潰。展遂入廣陵。遣屈突孝標徇濠楚。王峘畧淮西。展軍白沙。設疑兵。若將趣北固者。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潰。奔宣城。展遂陷昇潤州。

集覽

屈彊注見漢高帝十一年

屈突代北復姓也。[邗]况遠反。[北固]山名在鎮江城北一里廻嶺下。臨長江。山上有北固樓。天色清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霄中鳥道相去五十里。[昇潤]昇州古金陵也。今建康府是。潤州即京口也。[質實]淮南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移檄]注見楚義帝元年。[京口]嶺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一統志云。[徐城]在鳳翔府泗州北五十二里。即古徐國也。[濠楚]二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州。楚注同上。三年山陽[白沙]山名在鳳陽府城東八十里。其山遍是白沙。故名。[江淮]軍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北固]山名在鎮江府治北下。

臨長江其勢險固。梁武帝嘗登此山。乃建樓於其上。賜名北固。天色清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霄中鳥道相去五十二里。[下蜀]港名在應天府上元縣北一百里。俗呼曰官港。[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昇潤]二州名。昇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

劉展之反。上失信也。而以反書何罪。展也。展既入廣陵。徇濠楚。畧淮西。陷昇潤諸州。是真反矣。然激其反者。上不信也。以官爵誘人而圖之。其為不信也大矣。綱目書其新命曰江淮都統。所以病其上。也。然則江淮之荼毒上之人。實為之。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敕平盧兵馬使田

神功討劉展

李岷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岷曰處尊位食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弃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岷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諸將遂陷宣蘇湖濠楚舒和滁廬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

賢

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

實三江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五湖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宣蘇湖舒和滁廬七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蘇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

吳國湖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興舒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晉熙和注見漢冲帝永

嘉元年歷陽滁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南譙廬注見漢景帝三年廬江平盧軍名注

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田神功南宮人任城縣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淮水名注

見漢後主炎興二年

辛丑二年春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皆平。

考異

據上書劉展反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田神功使楊惠元范知新等分道擊劉展知新至下蜀展拒擊之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惠元破王暉於淮南孫待封詣李藏用降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范氏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塗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集覽

罹荼毒罹音離遭也荼苦菜名言民之苦毒如茶也

質實

賈隱林華原人

平盧毒江淮之民甚于安史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邛山敗績河陽懷

州皆陷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復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邛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

御將寬猛各有其宜

唐肅宗上元元年

正編

僕固懷恩
之違節制
恃有魚朝
恩也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三

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質實 帝建安十四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邛山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薄之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聞喜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誼以善政聞，李揆與誼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誼過失。誼上疏自

訟，乃貶揆而相華。

質實

袁州注見高宗儀鳳元年。荆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三年南郡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故朝義不書弑

史思明猜忍好殺，群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史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懣，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歿無日矣，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者，以其謀告之，遂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肅宗上元元年

三

編

安史叛逆
皆報之以
逆逆氣相
感然也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即偽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已者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而已**集覽**故等夷故舊等輩夷平也平謂平交

質實 羈縻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

貶李光弼為開府儀同三司

光弼上表求自貶也

夏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之

段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子璋舉兵襲奐於綿州道過遂

州殺刺史號王巨奐戰敗奔成都于璋自稱梁王陷劍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奐共攻

斬之**質實**梓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東川節度注同上年梓潼綿州注見

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遂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遂寧號州名注同上十二年莘成都

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劍州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

始八年益州

復以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質實**

天象

臨淮郡名注見昭宗景福二年泗州○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肅宗上元元年

七

正編

見

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為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暗焉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慙修省仰答變異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質

實言食既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

至德元載嘗書日食既矣於是再書食既而又加暗焉綱目書日食既十

有二未有一世再既如肅宗者以玄宗之惑溺謫見於天一而至一猶皆不盡如鈞開元十七年天寶十四年肅宗而再至於既何也日者人君之表也玄宗溺於貨色君德固已昏矣然君威猶未奪也制於小人女子則威柄胥失君之不君甚矣食既之再夫豈適然凡天之示戒一見再見則禍至必矣故再書日食不盡如鈞而明年祿山反又明年玄宗出再書日食既而明年肅宗即世張后亦見殺可不畏哉綱目書日食既未有無其應者免者其惟漢明帝乎詳漢惠帝七年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肅宗上元元年

天

正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於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圖集覽天成地平節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孔氏傳曰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成遂菩薩梵語菩薩華言普濟也按釋典云善之為言了也薩之為言見也謂智慧了見也北門武士左右羽林將軍掌統北衙禁兵曰北門金剛

佛氏有金剛之號取金有百鍊不壞之義也膜拜胡人禮拜也膜音謨韻會舉要曰胡人拜稱南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云長跪拜也正誤天成地平節今日九月三日也以是日為天成地平節

書法 書置道場譏也於三殿甚譏之也日食再既不聞恐懼修省之實加輔國以尚書置道場於三殿肅宗所以應天者蓋如此且帝以佛能禍福而以宮人為之汗褻甚矣書曰於三殿非地也是故晉孝武之立佛精舍書內殿肅宗之置道場書三殿武宗之築望仙書禁中皆譏之譏也

發明 前書立太乙壇此書置道場於三殿其失一也肅宗上危其父下殺其子內受制於其妻而欲求媚鬼神將誰欺哉書以譏之宜矣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范氏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質實

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書法

書譏也肅宗所以應天者又如此天之再譴其為輔國張后明矣七月而食既八月而加輔國尚書是猶父母怒此而復以此反之有不甚其怒乎方且置道

場去尊號改正朔以厭之果何益哉綱目歷歷書之垂戒深矣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書法

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江淮大饑○冬十月楚州牙將高幹殺其刺

史李藏用

質實

楚州注見晉孝武大明三年山陽

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會度支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物無準奏請徵驗諸將往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已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告

士氣

藏用反襲殺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斬之。或謂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

集

覽 簿責以文簿次 第一一責之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貶劉晏為通州刺

史質實

一統志云：通州本漢巴郡宕渠縣之東。界東漢析置宣漢縣。晉省之。劉宋復置屬南宕渠郡。南齊屬巴渠郡。梁改置東關郡。及置萬州。西魏改為通州。隋初郡罷。大業初改州。

晏莊同貶而獨書劉晏以晏不應與莊同貶失刑也

為通州郡。唐初復為通州。天寶初改為通川郡。乾元初復改為通州。宋初改為達州。以宣漢等縣省入元。仍舊。國朝初改州為縣。又以通川縣省入屬夔州府。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莊怨晏告其道禁中語。矜功愆上。乃貶晏莊而誅謙。胡氏曰：嚴莊歿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賞之。幸其自敗。正各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且晏誠有矜功愆上之言。不輕於莊之背叛殺逆。之罪乎。

集覽

建子月以十一月為歲首。肅宗改制度。故不以數紀。月以斗所建辰為名。明年建寅。月復稱正月。鴻臚卿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道禁中語。道說宮禁中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肅宗上元元年 正編

語話也德宗時杜黃裳勸韋執誼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行辟辟毘亦反刑法也

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集覽

白著民有

訾產無因而彊取之故謂之白著

上朝太上皇於西內

考異

上上字當帝太字羨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范氏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况能保四海乎

集覽

泫然涕流貌泫音胡眈反

書法

自輔國劫遷於是踰年矣始一書朝徒以脇於張后故也又五月而上皇

李唐善子動人天性

劉晏以心計俸利元載以橫奪困民

違世矣肅宗之罪其何以自贖哉

壬寅 寶應元年春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許州注見漢後

王建興十年許昌 ○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

景山

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鉤較出入將士隱沒者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

朝無綱紀故下亦苟且紛紜叛亂相繼

亂為政

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吏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質實 鉤較即鉤考注見閱帝應順元年

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

絳州糧賜不充朔方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突將王元振因謀作亂矯令於眾曰來日修都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眾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

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菲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朝廷因而授

集覽 畚鍾音本插左傳宣二年寘諸畚注之

操版鍾注

質實 絳州注見宋文帝元

鍾整也

發明 所貴乎天子者為其能守上下之分嚴等級之防也故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者也等而下之士卒之事偏裨偏裨之事主帥亦猶主帥之事天子嚴其下正所以衛其上耳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各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綱目於去冬

書楚州牙將殺其刺史今春書河東軍殺其節度使又書行營兵殺都統及節度皆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徐而考之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而後承襲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所謂丘夷則淵實下陵則上替其來非一日矣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為汾陽

人病汾陽之寬吾不信也

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質實

汾陽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興平軍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廢立定

國軍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

以來填為淮西河南節度使

賞罰君之大權乃專用詐

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填赴京師填樂在襄陽諷將吏上表留已復得還鎮呂諲及中使往來者言填曲收衆心恐又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填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填位密表填備疆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以填為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填為防禦使

集覽

商金商古商國後魏上洛郡州

為商州金即漢之西城郡西魏改金州均房均秦屬南陽隋置均州房本隋房陵郡唐改房州裴茂姓名茂如終反質實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商金均房四州名商注見晉元帝元興元年上洛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八年西城均注見晉元帝建武

元年武當房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河南節度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書法

李輔國請之也自韋倫被代而節度皆出於輔國矣自蕭華罷去而宰相

亦出於輔國矣宰相職無不統而復領使則足下行有司之事也書領度支轉運使如故深譏之凡書如故皆譏也終綱目書如故四是年代宗廣德元年僖宗中和元年五代庚戌年惟鄭畋非譏辭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輕信巫誑
玄宗之遺

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范氏曰堯命重黎絕地天通益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集覽

尼真如尼女僧即所謂比丘尼也名真如堯命重黎絕地

天通書呂刑文蔡氏傳曰以書考之乃舜之事重即義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民曉然知禍福之所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相與

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首命重黎修明典祀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焜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

實 恍惚猶依稀也見不審貌亦作彷彿

書法 上書得寶玉十三而下書大喪二殺后一寶之為應乃如此書所以示鑒

戒也終綱目書得寶一而已矣

發明 玄宗得妙寶真符未幾而有漁陽之變肅宗得寶玉十三枚未幾而兩宮

不保是皆妖人附會以投之耳直書于策識者可以觀矣

太上皇崩 **考異** 太字羨皇下漏天帝二字

太上皇崩年七十八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為正月

書法 魏主獻嘗建丑矣漢後主建興十五年不三年而復武后嘗用周正矣中

宗嗣聖六年十一年而復於是肅宗建子亦不一年而復夏時信不可易也是年自

是終綱目無書改正者矣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考異** 殺當作弑按非魏宣武之

后于氏暴疾殂分註人皆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綱目特書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則此當書弒不當書殺尹氏考證殺當作弒○謹按曲爲之說非朱子意也唐書張皇后謂太子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救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張后雖云有隙而輔國罪誠可誅代宗果能從母之令明正其罪上告君父而顯誅之則肅宗未至遽崩母后不致遇弒下可全昆弟之命上可振朝廷之威宦寺之禍或由此而息歟一失其機反被輔國矯太子命遷后於別殿幽殺之及其二子有累代宗之德多矣尹氏發明云直書曰殺者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爾發明不正弒逆之罪而正受弒者之罪其說抑未然乎若然

其說則恐世之爲人奴者殺其主母而不謂之弒何足以昭監戒於將來也哉今故推明正例殺當作弒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堯王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



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集覽 板反

質實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長生殿。注見玄宗天

寶六載華清宮。兖州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賜於輔國，而君

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儻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曹操於伏后，高肇於于后，皆書弑，此其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為妻，而制其夫為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弑，是故晉賈后書殺唐張后，書殺皆罪之也。終綱目

書皇后弑者二，漢許后，伏后，書殺者二，晉賈后，唐張后，列國之后，書弑者一，魏于后

發明

皇后天下之母，儷體宸極，輔國以家，奴賊之書弑可也，而以殺書何耶？張

后與輔國表裏擅權，殺建寧，遷上皇，鉗制天子，撓亂國政，今又挾越王以造禍，使其事成，則太子亦不得立，而唐危矣。綱目權其輕重，直書曰殺，固非予輔國也。所以止張后之罪，爾若夫輔國專橫之惡，又自不言，可知皇后且猶殺之，如獵狐兔，然况餘乎人。

太子即位

考證

當作太子 豫即位

能

進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請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集覽大家猶言天家蔡邕獨斷曰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百官小吏不敢指斥天子故稱天家親近侍從官則稱大家號為尚父太公望為周師尚父說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劉向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質實

蔡中注見宋孝武太明六年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書法

前書為太僕卿矣又書加兵部尚書矣於是復為司空是三公也宦者書為司空魏有劉騰唐有輔國

書法

書以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居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肅宗乎

○敕大小錢皆當一

民始安之

書法

唐世錢幣七變肅宗居四至是而民始安之自此終唐世無書改鑄者矣

安民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考異

擊當作討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
 曰倉中猶有麩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
 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
 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
 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
 兗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神
 功既克劉展留連揚州聞光弼至乃還光弼
 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官
 張儵儵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
 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神功見
 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儵抗禮乃大
 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

忠勇

士氣

能

賢

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集覽

宋州今睢州是注見漢景帝三年睢陽張儵姓

名也儵倉含反

質實

果毅軍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年劉昌開封人揚州注見漢武帝

元朔五年淮南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兗鄆二州名兗注見前鄆本魯地漢為

壽良縣地東漢屬廩丘縣後周置清澤縣及高平郡隋初罷郡改縣為萬安後改為郡以

廩丘省入大業初改置鄆城縣屬東平郡唐初因之乾元間改置鄆州以鄆城縣屬五代

周罷州以縣屬濟州宋因之金以水患徙盤溝村元屬濟寧路國朝因之改屬兗州府

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一旅之衆

書法 書使何歸功光弼也神功自平劉展大肆暴橫留連揚州其非心乎王室明矣自非光弼號令豈能成功故特書使若都將李晟則不書使矣代宗大曆三年

復以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來瑱聞徒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已上欲姑息許之裴戎屯穀城既得密敕即帥麾下趣襄陽瑱以兵逆之且問來故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告示之戎驚惑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范氏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來瑱相繼叛亂皆朝廷易置不以其

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戎篡奪之謀使戎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集覽 藩鎮唐自安祿

山史思明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地付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

謂之**質實**穀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五年反側藩鎮之臣謂反叛不正之人猶漢光武

紀所謂反側子是也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僞注見漢高帝十一年

書法 書復以何美改過也肅宗信用邇言專以節鎮餌其臣而圖之非瑱復請而代宗察焉則瑱亦劉展矣然則姑息是乎曰瑱之跋扈未明也與其以詐失人不



若徐為之計也。使瑱果跋扈，則割其四州，必不肯嘿無一辭，而淮西之徒必不畏懼而上。請矣。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考證

當加宦者於李輔國之上。○謹

按李輔國宦官之罪首也。宦者拜官有之，未聞為三公者。封侯有之，未聞進王爵者。為三公封王，自輔國始。或曰鈞為輔國也，既書宦者於兼太僕卿之上，進王爵何必復書乎？曰漢封單超為列侯，又以為車騎將軍，皆書宦者於其上。考之凡例，加於除官以著其與政，加於封爵以著其有功。先儒謂宦寺之禍甚於女寵，漢唐傾危實繇此輩，可不誠哉！可不誠哉！

以一小人
去一小人
為代宗初
政之累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書法

宦者封侯過矣，未有封王者也。雖曰實奪其權，然非所以示後世矣。故書

譏之宦者封王
終綱目一而已

發明

以一閹尹而寵之，以宰相寵之，以王爵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為可

醜不亦甚哉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秋七月郭子

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質實 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台州袁晁作亂

質實

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

○以程

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考異

以下漏宦者二字

考證

當書宦者

於程元振之上

質實

驃騎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

發明

嗚呼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

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為大將軍。則是一輔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

弭乎

○九月以來填同平章事 ○貶裴冕為施州刺

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為刺史

質實

施州注見中宗嗣聖

三年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

德宗

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

嵩張忠志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清潭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也回紇乃為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初毘伽闕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上令懷恩往見可汗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制以雍

肅宗不慎于始遺羞者不小

大辱朝廷

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以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嬪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琚少華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又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

求援回紇之害

于洛陽陳於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紇竝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偽中書令許叔冀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於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

僕固懷恩之亂源也

趙深定易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高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

集覽

昆伽闕前可汗之號登里之父适古活反雍王之名車鼻回紇將名也車昌遮反披靡史記漢書漢軍皆披靡並上聲正義曰披靡精體低垂也韻會注披靡震懼貌

質實

三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河陽三城一統志云大陽津即茅津在河南府陝州城北四里一名陝津春秋時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嶠尸而還即此處雍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為殿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後殿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南山注見周安

王十五年伊闕馬璘岐州扶風人河陽城在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即此漢置縣隋文帝於此建河陽宮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鄴郡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相衛洛邢四州相注同上年魏郡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洛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恆陽縣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張忠志營州柳城人安祿山假子恆趙深定易五州恆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深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下博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回紇匈奴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書法

於是遣劉清潭使回紇徵其兵其不書徵兵何諱之也據至德元載書徵兵回紇曷為諱之回紇既至三城乃因辱使者故諱之諱之則曷為書入援朝義之敗東京之復回紇與有功焉固不得不書之也

發明

前日兩京之復借助回紇綱目皆不書之者不予夷狄之有其功也今焉舉兵入援何為復書之哉夫當逆胡反叛之初二京覆沒肅宗以欲速之心急於討賊為迎侍上皇之舉是以借兵收復故綱目亦亮其不得已之意寓諸書法之間所以尊中國而存大體耳若夫代宗之初則非前日之比思明既死餘孽僅存李郭諸

賢效忠宣力正自不必外求援兵况是時虜酋恃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使人縱兵屠掠卒啓入寇之禍故綱目於此直書回紇入援者所以深罪唐人不能自立好與異類共功召亂納侮爲後戒耳然則或書或不書皆有深意君子不可不察也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大傳胡氏曰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

以殺后爲功更恃

夫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爲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爲功乎

集覽

累大累力僞反荀子王霸篇不得道以持之則大累

也注累猶辱也**正誤**其爲太子累大矣今**質實**東宮按累謂罪相連及也注見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書法

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刑誅固已晚矣而行盜賊之計直

書盜殺病帝之不能刑也是故唐不能誅李輔國而使盜殺之則書盜晉不能誅楊光遠而使李守貞殺之則書李守貞因其實而錄之而上之不能刑著矣終綱目書

盜殺十一書遣盜殺三
詳周威烈王二十四年

發明 李輔國脇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

盜殺之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書盜殺李輔國不知所謂盜者何人哉可媿甚矣

進
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

寶臣

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禪將契丹王武俊說張忠志曰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闔不

可敵也且吾以寡當眾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降制復以為節

度使賜姓名李寶臣寶臣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

集覽 契丹王武俊丹奴皆部質實成德軍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并陘縣名注見秦王政十

八年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書法 賜姓名不悉書據盟沒斯賜李思忠宋文通賜李茂貞段疑賜李紹欽王

晏球賜李紹虔溫韜賜李紹中朱友謙賜李繼麟皆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李寶臣譏

不踐其名也賜姓名始此終綱目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贇華書賜姓三婁

敬徐世勣羅藝書賜名
五詳玄宗天寶九載

進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質實 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
年魏郡河朔二郡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

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合還攻僕固瑒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戰于下博朝義大敗奔莫州懷恩兵馬使薛兼訓郝庭玉及田神功辛雲京皆會進圍朝義於莫

州 質實 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甘陵下博縣名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一統志

云莫州本漢之鄭縣隋屬瀛州唐置鄭州改鄭為莫 國朝省之故城在河間府任丘縣北三十里五里

癸卯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

事度支等使如故○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初來瑒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托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發明 來與誠有罪耶宜正其誅誠無罪耶則不可殺今綱目書殺而分注述元振之譖則其無罪為可知代宗初政如此何以號令天下宜乎他日叛將援之以為口實也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

京師

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僊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僊遣兵追

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集覽

奚契丹

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質實

幽州注見高祖武德

四年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自是藩鎮跋扈唐室分崩之禍成矣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具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

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集覽乞行間自効行胡剛反薛嵩肯如是乎集覽願於行陳之間自展功效也

質實 磁州名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魏博德滄瀛五州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

郡博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書法 拜節度未有總稱諸鎮者此其稱河北諸鎮何見河北之盡失也復失河

北懷恩為之

發明 前書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此書以薛嵩等為河北諸鎮節度則見處置之權出於懷恩明矣謹而書之所以志唐失河北之始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

借援回紇
荼毒中華
得不償矣

能

能

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場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覽置頓安置宿頓之具。渠帥夏書。熾厥渠魁。注渠大魁帥也。好勇而輕。輕去聲。不持重也。左傳。綏也。質實。陳鄭二州名。陳注見周赧王小而輕也。質實。三十七年。鄭注見梁武帝普

通六年。鄭城一統志云。趙城縣名。本周穆王封造父之地。春秋時。趙簡子居之。漢為河東郡。魏縣地。隋為霍邑縣地。隋末始分置趙城縣。屬霍山郡。屬呂州。後屬晉州。宋初省入

洪洞縣。尋復舊政。和中。陞為慶祚軍。金復改為趙城縣。屬平陽府。元割屬霍州。國朝因

之改屬平陽府

書法綱目書蠻夷借兵多矣。未有書其歸者。此其書歸國何幸之也。知杜子美留花門之詩。則知綱目書歸國之意矣。是故回紇為暴三輔。則以歸國書。是年吐蕃觀望反覆。則以歸國書。德宗興元元年。契丹南向。人心驚駭。則以北還書。石晉丙申年。皆幸之之辭也。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書還歸者三。

之改屬平陽府

書法綱目書蠻夷借兵多矣。未有書其歸者。此其書歸國何幸之也。知杜子美留花門之詩。則知綱目書歸國之意矣。是故回紇為暴三輔。則以歸國書。是年吐蕃觀望反覆。則以歸國書。德宗興元元年。契丹南向。人心驚駭。則以北還書。石晉丙申年。皆幸之之辭也。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書還歸者三。

觀望反覆。則以歸國書。德宗興元元年。契丹南向。人心驚駭。則以北還書。石晉丙申年。皆幸之之辭也。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書還歸者三。

年。皆幸之之辭也。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書還歸者三。

兵八。詳漢高帝四年。書還歸者三。

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

崇義之為節度使亦不出自上方

鄧州引戍兵歸，眾推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崇義奏改莖瑱。

書法 書留後始此

三月葬泰陵喬陵

考異

喬陵按唐鑑當作建陵

質實

一統志云

泰陵唐玄宗之墓，在西安府蒲城縣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建陵唐肅宗之墓，在西安府醴泉縣

西北一十八里。武將山。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袁晁浙

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於賦歛者多歸之，聚眾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

儀將兵討平之。

質實

浙東道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媯檀平薊為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具邢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

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質實

媯檀平薊四州名媯注見晉懷

帝永嘉五年廣審植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平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薊注同上年漁陽

棣冀二州名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青淄軍名注見大

曆十四年淄青

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棲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

有見之言
而不

廣學較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范氏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較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爲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胡氏曰楊綰初議髣髴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與廉舉孝之實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綰爲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薨謝之遽有所未及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士人之師尚



以經策
史至今
其法而
不革

顧綰所條其詳不可見爾空為之法曰凡應
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
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
則附于後勿矜詞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三百
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
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
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勿問時事以
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
深淺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才之本也欲
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
師儒察其譽毀觀其言

集覽

進士加雜文注
見玄宗開元十

七年明經加帖括帖括即帖試也明經帖試
注同上年長老謂年長老成之人誦帖括注

見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帖誦上第索隱曰才
優而品第最高者道舉唐制取士歲舉常選
之外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道其所欲問而
親策之保桑梓謂居其鄉土者詩小弁篇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注父母所樹已不敢不恭
敬文公集傳曰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
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故謂
家鄉曰桑梓之邦博士學官名掌通古今祭
酒注見漢獻
正誤道舉今按玄宗尊重道教
帝建安元年開元二十五年置玄學博
士每歲依明經舉道即道舉也故楊綰
謂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俱停
質實
楊綰華陰人僥倖注見宋孝武大
明二年嚴武華陽人挺之之子

書法 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是縮議也。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

入朝不至

死事之多如此不思所以善處之焉得示憤激而叛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僊詔和斛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喻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

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眾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場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喻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仙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還遠近無不疑阻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寔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詣懷恩喻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為辭竟不奉詔

集覽

河曲注見漢光武建

武二十二年男玢注見質實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

年并州河東節度注同上年并州中使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

書法 書徵處士不至者有之矣未有徵入朝不至者也書徵蠻夷入朝不至者

有之矣隋煬帝大業六年未有徵臣子入朝不至者也於是僕固之不臣甚矣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

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考異** 上當作帝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

國勢

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繪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至是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羗三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

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脇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叱之，獻忠曰：「今社稷無主，令公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輿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逕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

上氣

此舉若非汾陽唐已不國矣

郭令公威望

能

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廊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眾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眾二千餘人，暴橫長安中。子儀至滻水，引三十騎徐進，召甫斬之。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

吐蕃懼馬
璘而去

汾陽純忠

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鬪
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
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懸門
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
去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木可以兼任將相
乃置之間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
闞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
李光弼已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
纖芥于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
險歿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
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使
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
何難焉而不能也

也可勝歎哉

集覽

大震關隴州汧源縣大震關後改曰安成部曲

漢百官表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
部部較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轉關
轉相戰鬪也轉陟交反持滿謂注矢於弓弩
引滿而不發纖芥纖細也芥菜名其實至細
以餘事之至微者或作纖介注介
間也謂不以細事而間介于懷

質實

西域國名

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安西鎮名注見高宗
永淳元年北庭鎮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高昌屯田注見高宗龍朔三年蠶食注見大
曆十四年左衽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大震
關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蘭廓河鄯洮岷秦
成渭九州名蘭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廓注
見晉懷帝永嘉四年崞縣河注見晉穆帝永
和元年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洮注

見高祖武德六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臨洮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成注見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渭注見漢後主
 建興六年南安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安定奉天縣名注見德宗建中元年武功縣
 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關內道名注見
 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咸陽縣名注見周顯
 王十九年吐谷渾西羌別種注見晉元帝建
 武元年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便橋注見
 高祖武德九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豐縣名注見晉元帝大興四年行在注見晉
 惠帝永興元年廣武縣名注見晉安帝義熙
 五年宛川一統志云御宿川在西安府城西
 南四十二里一名華嚴川鄜坊二州名注見

肅宗上元元年蒲州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
 蒲坂華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寶應縣
 名注見梁元帝承聖元年陽平瀍水注見玄
 宗天寶二載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
 八年

書法

播越之辭有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
 走賤辭也終綱目播越書如四書劫

如二書出奔四書奔九書
 走六詳玄宗天寶十五載

發明

肅宗寵一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
 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而又寵一
 程元振使之掩蔽虜寇抑遏奏請遂至幾
 亡社稷何哉綱目書吐蕃入長安郭子儀

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則唐其能國乎嗚呼閹宦之禍至此唐帝猶不知悟則亦未如之何也已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

柳伉痛陳元振之罪而代宗猶念功寬貸不振極矣

士氣

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歿耳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能免乎誠能星馳颺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譖翹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

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
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
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
大器敢妨賢路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
不服臣請鬻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
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胡氏曰孔子
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老子曰公乃王
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
危宗社於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
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
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其保已夫蕃戎入寇
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便橋帝方出
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

集覽

疏元功疏與陳通遠

也元大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記孔子間居
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
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注勞力報反勞
來也公乃王老子歸根篇容乃公公乃王王
乃天注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無私則可
以為天下王能為王則德合神明可謂天子
也肆諸市朝記檀弓下君之臣不免於罪則
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
上於朝士以下
於市執拘也 **質實** 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
三十五年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犯關
度隴關謂關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隴謂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
汧縣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書法 元振之罪大矣不書有罪何罪不止於削爵也故以無罪之辭書之知其有罪則不若是輕矣書放歸譏失刑也終綱目宦官書削官爵二程元振仇士良

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討平之

質實

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

年南海

書法

唐世宦官不書宦官此其書何非常也宦官而反則非常矣故以為觀軍

容使則書宦官肅宗乾元元年魚朝恩反則書宦官弒則書宦官敬宗寶曆二年劉克明皆非常也終綱目宦官書反二是年呂太一昭宗大順二年楊復恭

○十二月上還長安

考異

上當作帝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質實**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於此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書法

朝恩前為宣慰處置使削不書矣此其復書之何一宦官也至加以天下

之大名則不必削可也故備書之而代宗尊寵闈寺之過不待貶而自見矣

真卿為代宗申明大義

併不必借名功勳輒加以極寵

發明

嗚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閹臣之手使之宣慰使之處置而猶以為未足又使之總統禁兵合內外之兵權以歸之他時脇制朝野門生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吐蕃既去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陷三州及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于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實

松維保三州松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甘松維注見大曆十四年保未詳沿革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劍南道名注同上年益州

甲辰 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溱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上念其功復令

集覽

三原耀州縣名屬京兆按耀州今安西路輝州是也

質實

三原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五年溱州注見肅宗乾元二年江陵縣名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三年

書法

綱目宦官書流二程元振吐突承瓘書杖一辛宗景

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

以汾陽之忠誠渾厚而猶不盡其用他何望哉

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為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

質實

李抱真河西人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朔方郡

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書法

譏不早也故雖不行亦書遣譏之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以魏博為天雄軍

質實

天雄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從田承嗣之請也

書法

承嗣請之也軍曰天雄則跋扈之意可見矣故書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

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大敗而還

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知之何不早遣

汾陽忠義之感至此豈恒人所及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

質實

汾上汾水之上注見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雲南未詳處所或謂即雲中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賢母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僕固瑒圍榆次。十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都虞候張維嶽在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是代宗之明處

主德昏

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范氏曰：「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
集覽
榆次：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十將：官名也。一本作其將也。善善惡惡：注見太宗貞觀十六年。
質實
雲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乘傳注見漢景帝三年。牙官：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二年。

發明

安史反逆，皆死於其子。天理固為甚明。懷恩親目其事，尤而效之，故瑒亦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廣德二年

宋

正編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為其下所殺綱目書之為斯世
戒亂臣賊子猶欲稱亂不已乎

劉晏李峴罷

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
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書法 晏交元振者也峴去元振者也而以
宦官之譖與晏俱罷用法如此唐之

僅存幸矣綱目並
書之所以譏也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 **質實** 王縉太原
人維之第 ○三

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能 餉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
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
千錢百姓捋穗以給禁軍官厨無兼時之積
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
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
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
遵其法 **質實** 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
度云 年汴水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
年汴河梁洋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
中洋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西鄉江漢二
水名注見周
赧王四年

除 夏五月初行五紀曆○罷孝悌力田及童子科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廣德二年

七

正編

揚綰奏孝悌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除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集覽

稅青苗錢唐租庸調之法

壞代宗以畝定稅歛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

書法

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所出譏也是故玄宗之給官俸書始加賦代宗之

給官俸書稅青苗錢皆譏辭也終綱目書青苗錢一而已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考異

此誤書謚

考證

當去武穆

二字分注謚武穆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權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

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徐州注見秦始

皇二十八
年彭城

書法

綱目卒子儀號官爵謚具郭李齊名此其止於爵謚何致不滿也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為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以不知學光弼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

發明

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蘇峻之亂陶侃遷延顧望賴温嶠左右推輓同濟國事君子猶為之不滿光弼為中興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勤王遂至

諸將不復稟畏愧恨而死夫當代宗播越之時光弼擁兵不赴國難雖有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為之惜且光弼與子儀齊名號為李郭戰功俱為第一然綱目於子儀之卒書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而於光弼之卒不書其太尉侍中副元帥之官止及其爵謚而已於此見君子有不滿之意故予之而不盡予亦可以為事君不知命義者之戒也嗚呼以臨淮之功少自疑沮猶不足以全始終况下於臨淮者乎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

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勛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

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旣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相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

不出汾陽
所料

兵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廣德元年

三

正編

甘州為沙陁所殺，涼州遂陷。沙陁者，姓朱邪，世居沙陁磧，因以為名。**質實**中宗之墓，注見嗣聖元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月支，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甘州。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朱邪世居沙陁磧。注見中宗太極元年。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

能

先以此挫悍卒兇鋒甚奇

上全汾陽下保邠民一言之力

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蹇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勛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質實**列與裂也。常侍謂郭晞子儀第三子也。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發明 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書之以說其僞若子儀辭尚書令可謂真情不欺者矣書以美之非譏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
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授天寶十
三載戶亡
六百十六
萬口亡三
千六百萬

書法

神龍乙巳嘗書戶口之數矣於時戶六百一十五萬至開元丙寅凡二十

一年而再書所增者九十一萬餘戶耳又至開元庚辰凡十四年而復書所增者一百三十萬餘戶也又至天寶甲午凡十四年而復書為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所增

者一百二十萬餘戶也自甲午至今甲辰十年耳所減蓋六百七十萬餘戶益之甚難損之甚易喪亂之禍可勝痛哉

發明

天寶十三年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口五千二百八十餘萬至是

所奏之數戶僅二百九十餘萬口僅一千六百九十餘萬較之天寶不能三分之一夫有盛必有衰固天地盈虛之數玄宗恃其戶口之富窮奢極欲自謂長享太平不料禍出目前生民塗炭纔十年間其減耗之數為戶凡六百七十餘萬為口凡三千五百九十餘萬向來富庶之盛今皆安在哉方其溺愛之時持一女子所樂僅若毫

國勢盛衰

芒然而驕奢淫泆之事皆由之而出其極遂至喪壞生靈若是其眾可謂其源甚微其流甚廣者矣人主觀此要當兢畏持守毋使乍盛而忽衰暫安而遽危則亦庶乎其可也嗚呼保治之難如此可不畏諸可不戒諸

乙巳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

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

得古兵法之意

澤潞步兵

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集覽

澤潞即昭義藩鎮也有州五日柳汾

晉澤潞都試謂總閱試習武備也

質實

澤潞二州

劉貢父曰漢謂騎士講武為都尉名注見肅宗乾元二年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

年十五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

徒重藩鎮之威助成跋扈之勢不止糜費錢穀已也

之所耻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洎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

集覽

杼軸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六年。推剽推傳追反剽匹

妙反索隱曰椎殺人而剽掠屏屨

質實

獨孤及洛

陽人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巴蜀二州名注見楚

義帝元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發明

書命文武之士待制。此盛德事也。徐而考之。僅有獨孤及一疏。頗切於時。

且不能用。則餘可知矣。故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言而不能。其失一耳。空乎綱目。亦不書獻言之人也。

吐蕃遣使請和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永泰元年

三

正編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集覽

利我不虞。利幸虞度也。不虞。猶言不意也。我不

虞度。則

質實

奉天縣名。注見德宗建中元年。

旱

米斗
千錢

進

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醜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

士氣

賢

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

集覽

裴諝姓名也。史炤曰。諝思呂反。權醜。注見漢武帝天

漢三年

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郎中爾。何以書嘉服義也。書交予之。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劍南。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質實

劍南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發明

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固已論之矣嚴武厚賦歛窮奢後專殺戮而亦得書其爵何耶唐自中葉凡節度之卒不以逆順賢否皆書爵者初非褒美之也正以著藩鎮之強耳故自是而後迄于五季例皆倣此觀者不可不知

畿內麥稔

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質實

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書法

麥稔不書此何以書譏取民也是舉也第五琦為之終綱目書大稔四詳

高宗永徽五年書麥稔一而已

發明

上書早此書麥稔亦足見飢荒之急幸有是耳然稔止畿內則四方萬里之外又將若何雖曰幸之實亦傷之也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

為留後賜名正已

名分不辨

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宿于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邈為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已

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

息不能

集覽

成德藩鎮自李寶臣始有州四曰常冀深趙魏博魏博藩

鎮自田承嗣始有州七曰貝魏博相磁洛衛相衛相息亮反殷王河亶甲居相即此後魏

置相州今彰德府是也衛古汲郡也在漢為河內朝縣周武帝改衛州盧龍盧龍藩鎮自

李懷仙始有州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媯檀

質實

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鄭

州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相衛二州名

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書法

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書正已何譏也親逐節度而使為留後且賜之

名不振甚矣故以鄭王邈為節度不書書留後譏不振也逐殺主帥命為主帥自代

宗始於是平盧李懷玉西川崔旰盧龍朱希彩淮西李希烈綱目悉書之

發明

肅宗乾元元年平盧帥王志元卒禪將李懷玉殺志元子推侯希逸為主

將迨今首尾八載蓋希逸乃懷玉所立豈其復見逐於懷玉也夫天子制公侯伯子男所以辨君臣之分嚴上下之防耳唐惟不謹於此故亦卒亡於藩鎮此則理之必

至者也。書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則唐人紊亂，各分自生。厲階使人道變為禽獸，中國胥為夷狄。曉然見矣。逐節度而為節度，逐天子豈不為天子乎？吁。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集覽

寶輿，本作昇昇車也。以七寶飾之。鹵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

書法

終綱目書講經者三。宋己丑年，魏主丙寅年，梁武帝甲戌年，梁主繹皆親。

講也。此非親講，則其書之何自內出也？故異教有自內出，必書仁王經自內出，則書是年孟蘭盆自內出，則書大曆三年皆所以病代宗也。

發明

是時大盜雖平，然藩方跋扈，夷狄憑陵。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何哉？蓋王晉杜鴻漸為之相，而魚朝恩為之將，三人皆佞佛者也。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仁王經。未幾寇警侵迫，虜至則罷講，虜退則復講。甚至作章敬寺，度僧尼，出孟蘭盆，紛紛交舉。大曆之政，日以紊矣。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皆所以深貶之也。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歿召

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

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党項趣同州吐谷渾奴刺趣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

李忠臣急國難

昏德

渾瑊勇銳

微劉給事唐社危于累卵矣惜史失其名

而後救邪即日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爲兵民大駭逃者甚衆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脇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永泰元年 正編

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

審計利害而行非輕出漫嘗者比亦不止膽氣之旺

威信服人

能

能

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

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人。詔罷親征。

自是而後
宦官相繼
典兵卒以
亡唐

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又。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又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恐懷恩驍將逃入外夷。請招之。上赦其罪。詔回紇送之。懷恩之姪名臣。自回紇以千餘騎來降。党項帥鄭庭郝德等亦詣鳳翔降。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

既著名發於實而効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又曰君子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若重大嚴愆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集覽 叔刺即渾奴刺也吐谷渾自稱曰渾主故以渾奴刺名之刺盧達反整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錯愕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捐館舍顏師古曰蓋亦通棄也禮婦人死曰捐館舍顏師古曰蓋亦通稱也不欲斥言曰死故託云捐館未得與北軍齒齒謂舉列如齒也言猶在北軍之下

〔鏖〕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師貞丈人吉豕曰師衆也貞正也貞丈人絕句丈人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伊川先生傳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勿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冀動雖正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

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質實

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天

人子稱父曰大人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酉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酉豪酹地以酒

沃地也靈臺縣名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解嚴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穰苴既誅莊賈注

見漢靈帝中平元年淮陰侯起於微賤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韓信

書法

書受盟何不以足加首也然與請盟異矣凡內與外盟其辭有四請盟卑

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終綱目書誘入寇二是年僕固懷恩後

晉癸卯年楊光遠王恢誘匈奴不與焉書蠻夷受盟二高祖武德七年是年書請盟

一高祖武德九年書與盟一德宗貞元三年書來盟一穆宗長慶元年

發明

子儀輕騎見虜之事膾炙人口至今以爲美談然非忠信素著何以得此

綱目於去年秋書二虜入寇子儀出兵懷恩退天於冬書懷恩逼奉天子儀屯涇陽回紇受

至此又書虜入寇召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吐蕃夜遁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未嘗

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

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進能

餉

閏月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

考異

提要作十月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雕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集覽

戎落落居也人所聚居故謂村落屯落院落聚落

質實

路嗣恭三原人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

軍有餘糧。**質實**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漢州刺史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初嚴武奏將軍崔旰為漢州刺史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武作七寶舉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郭英乂為節度使旰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不至英乂怒自將兵攻之大敗而還玄宗之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觀仍鑄金為真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此宣言英乂反而襲之英乂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於旰邛州牙將柏茂林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旰。**集覽**攘地高誘曰攘猶拓也推也蜀中大亂。**集覽**李昌夔姓名夔奴刀反史炤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永泰元年

六

正編

音渠龜

質實

漢州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一統志云簡州本漢犍為郡

之牛鞞縣晉因之宋齊屬蜀郡西魏改陽安縣於縣置資州及武康郡後周徙資州治資

中隋初置簡州後罷唐初復置簡州後又置清化軍宋復為簡州領陽安平泉二縣元廢

平泉以陽安縣省入國朝初改州為縣屬成都府普州注見高宗顯慶三年邛州注見

漢帝玄更始元年臨邛瀘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江陽

流顧繇於錦州

考異

提要錦作綿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坐流錦州

質實

華原縣名未詳沿革

敢言

錦州未詳沿革考異作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

丙午

大曆

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質實

祭洒官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書法

復補何久廢也書喜之亦悲之終綱目國學書復者二乙丑年齊是年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學 餉 教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集覽

釋奠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常參官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也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洪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也其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

書法

非親祀也則何以書為朝恩書也於是朝恩帥軍將聽講子弟皆為諸生

至乃自謂才兼文武書傷之也終綱目書釋奠二高祖武德七年是年惟此非美辭

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

此弊革除未久又議復用

士氣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

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集覽 門籍注見漢宣帝地節二年通籍仗家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仗下

質實 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進

以杜鴻漸為劍南東西川副元帥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崔旰戰于梓州。敗走。旰節皆為所奪。鴻漸至蜀境。聞之而懼。使人先達意於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至成都。見旰。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又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夔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

已從之。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集覽

干紀謂干犯紀綱也。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其。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實 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北庭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韓彭謂韓信彭越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大曆元年

七

正編

賢

賢

也二人乃漢高帝時良將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考異

以下漏宦者二字按

凡例宦者除拜加宦者字或謂乾元元年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已書宦官然漢單超兩書宦者不厭辭繁則此判國子監前所未有亦當加宦者字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集覽

成均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鼎折足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

質實

常袞京兆人

書法

宦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書復補悲之書以魚朝恩判國子

監事重悲之

發明

朝恩既為天下觀軍容處置使今又判國子監事則是文武大柄皆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唐室為無人矣其為風沙衛也不亦大乎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考異

上當作帝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

賢

通鑑綱目卷四十五

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集覽 緡錢注見

漢武帝元狩四年

書法

書譏賄也與生日罷宴者異矣終綱目書生日四詳太宗貞觀二十年書

上壽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是年

十一月停什一稅法

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稅法民多流亡至是停之

書法

書停什一何予之也什一古法也停則曷為予之自往年畿內麥稔第五

琦請稅其麥畝收什一曰此古什一法也行之二十年民多流亡及是而罷書曰停什一稅法幸之也

十二月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

周智光還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聚亡命數萬縱其剽劫擅留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知智光僕身遣中使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木因歷數大臣過失而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

智光肆逆如此留之何益于國不即從汾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大曆元年

七

正編

陽之請而
復濡滯養
癰耶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集覽〕同華同本漢馮翊也後魏

改同州華本後魏東〔晉實〕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同華二州

雍州西魏改華州
名注見玄宗
開元十一年

以陳少遊為宣歙觀察使

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有〔集覽〕桂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桂管〕即秦之桂林郡漢置零陵郡梁立桂州於蒼梧鬱林之境唐置桂管管猶府也宋陞靜江

府〔宣歙〕宣即秦之郿郡漢改丹陽郡今寧國府是歙在漢丹陽邑隋置歙州宋改為徽州

治歙縣歙〔質實〕桂州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宣歙〕二州名宣注見

失涉反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歙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

丁未二年春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考異〕

斬當
作誅

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華州〔質〕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實〕渭上渭水之上注
見漢高帝五年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大曆二年 正編

二月郭子儀入朝

此語却能持大體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聞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集覽

薄天子不為薄輕也謂天子不足

為也

質實

一統志云昇平縣名唐初所置宋熙寧初省為鎮故址在延安府宜君縣

西北三十五里

夏六月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旰為西川節

度使

杜鴻漸請入朝廣為貢獻因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為節度使旰厚歛以賂權貴元載擢其兄弟皆至大官

發明

前書崔旰殺西川節度使繼書以杜鴻漸為東川副元帥未聞有討賊之

功也至是書鴻漸入朝以旰節度西川則是鴻漸不惟不能成功又反與賊為地而朝廷亦不問曲直遂與之節鉞耳比事觀之厥罪惟均矣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狗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無恙，飯千僧，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

正言 士氣

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歿，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胡氏曰：「人死而冥，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於免，故也。生歿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舍父念母，母乃悖於人道乎。」
集覽 賜莊先蒙所賜之莊田，安史皆有子禍。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史思明

為其子朝義所殺胡僧不空胡虜之僧也名不空九年死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實 曲江地名注見德宗建中二年華清宮館注見玄宗天寶六載衛州注見秦王政六

年朝

歌

書法

作寺非上命不書朝恩作之則何以書為太后冥福作也而况毀曲江及

華清宮館以助之乎上書作幸敬寺下書幸章敬寺則與上命無異矣故從湘宮永

寧例

書之

九月吐蕃圍靈州冬十月路嗣恭擊却之○十

二月郭子儀入朝

賢

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毋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

賢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九

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質實非奴材而何質實年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

戊申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考異

上當作帝

書法書聽民出家多矣晉成帝咸康元年壬申年魏辛丑年隋未有書人數者

書千人甚之也又其甚有書度僧萬人者矣庚子年閔主曦佛寺書幸始此終綱目

佛寺書幸二是年懿宗咸通十二年捨身講經不與焉

發明一家奴作寺而為之臨幸比事觀之失可知矣

○三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夏四月

盱入朝復使還鎮

盱入朝以弟寬為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盱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成都府名注見漢

質實帝玄更始二年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大曆三年

九

正編

書法 來朝書遣還鎮有之矣據田弘正劉從諫安審琦未有書復使還者書復使還特筆也其特筆何譏失刑也崔旰前殺節度則罪人也於是入朝可以除之而弗之除復使還鎮唐之不能刑甚矣故特書復

徵李泌於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集覽 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皆唐制正五品官

質實 蓬萊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衡山注見肅宗至德二年

書法

泌前不書徵貴之也此則曷為復書泌之初至急義也於是而不至則君

臣朋友之義缺矣故書泌至貴之代宗雖素善泌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於外朝恩橫於內其不能用泌可知也卒之無所建立而俛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故從恒辭書徵

追謚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曷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

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俛曰承天皇
帝胡氏曰肅宗殺俛代宗帝之皆失也李泌
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
美謚於其後裔數致隆焉則可矣
薛王也後皆追謚為太子

集覽

岐薛岐王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

希彩知留後

朱泚初見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畧副使朱泚及弟
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成德
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
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

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晏然而行
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
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
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
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
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
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
回紇負約豈唐失信
質實 回紇匈奴種名注
見太宗貞觀元年

據理以折
回紇蕭昕
之能

丙出孟蘭盆賜章敬寺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集覽

孟蘭盆釋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孟蘭盆會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

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也釋氏要覽曰梵語孟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盆則中華器也華梵雙舉或曰孟蘭盆天竺國語猶言救倒懸今人設盆以為供誤矣

八月吐蕃寇靈武

質實

靈武縣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

進

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卒以王縉代之兵馬使王無縱等恃功驕蹇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

能

束縉悉擒斬之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始安

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屠吐蕃定秦堡吐蕃遁還

李晟初見以千人定秦堡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質實

李晟洮州臨潭人天震關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

凡書屠讖也此其書屠何吐蕃為暴甚矣至是一逞志焉而華夏之氣少

振書曰吐蕃遁還予功也於是李抱玉使之不書書李晟歸其事於晟也終綱目書

屠八詳漢 初乙未年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

不動聲色 再夷大變 鎮定之智 非人所及

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集覽

掌漏者，主掌刻漏之人漏。

質實

涇原節度，注見

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邠寧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流言，注見漢元帝初元五年。

巳酉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

全以君命
壓倒朝恩

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
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
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
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
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胡
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
當故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
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
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
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
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
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
以輕見朝恩而深有

質實

反間注見周赧
王三十六年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
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冊以為崇徽
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
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
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
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
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
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
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較焉爾之父子
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
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
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集覽

我於使人
乎取之使

一言便折
倒夷橫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大曆四年

五

正編

人將命者言我今於汝取索不足之賄馬歲至自乾元以來每歲來求和市吾數皮而歸資數計也言馬之死者我却亦計其皮之數而償以值

書法

先是嘗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矣不以舊功養其孤女至是嫁之可謂厚矣故雖冊為崇徽公主不書以懷恩女書所以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朔方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

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

質實

邠州注見

漢桓帝延熹五年幽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渠帥注見廣德元年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胡氏曰鄙哉杜鴻漸之貪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亡也或立或倒或預言歿期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若其見道則臨歿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曾子疾病易箦而歿君子之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豈有將死而髡首以為達哉

集覽

曾子疾病

易簣而死記檀弓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所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與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注簣音責牀第也第側吏反言病雖困猶執於禮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書法

十二月卒譏貪位也冕嘗相矣於是老病受命之際舞蹈仆地若此而猶

拜焉其貪甚矣故聯書譏之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興平武功天興

朝恩既以
罪誅復賜
錢以葬始
終姑息之
過

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
虞皇甫溫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溫皓密謀誅
朝恩既定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
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
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
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軍將
士皆朕爪牙勿有憂懼胡氏曰古今皆謂宦
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
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
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
顧人主喜怒如何耳其至于無可奈何者以
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
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
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

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寵之又

質實

不

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也
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天興縣名注見周顯
王八年雍神策軍注見德宗建中四年寒食
清明節前三日也陸鄴鄴中記并州之俗以
冬至後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
作乾粥食之中國以為寒食歲時記曰去
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發明

代宗去三宦官書法各不同李輔國
書盜殺程元振書流放魚朝恩書伏

誅蓋代宗面責朝恩異圖數其罪而戮之
故綱目亦得正其誅也雖然代宗既知宦
者之弊屢煩處置今既勦于元惡盍亦修
復太宗舊制內侍不置三品黃衣廩食止

於守門傳命。然後盡挈兵柄歸于將帥。庶幾禍根屏絕。今則不然。遂使宦者因仍。自若。迄為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以

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

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較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判官院僚

書法

唐世書吏部尚書四矣。詳太宗貞觀十九年。未有書吏部侍郎者。書徐浩何譏賄也。自是書吏部侍郎凡四。書徐浩以志。元載之賄。書崔羣以致。穆宗之私。書韓愈以志。逢吉之欺。書陳夷行以志。嗣復之忌。皆譏也。

秋七月京畿饑

斗米
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范氏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

君不能庇其臣

也

質實

江西觀察使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發明

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至代宗召欲為相泌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載雖凶險亦豈遽能加害况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事亦可知拂袖而歸隱身巖穴安於義命可也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綱目書以泌為江西判官文無貶詞然以前日侍謀軍國與求歸衡山之事觀之則非其類矣惜哉

賢者之心固有深意豈可輕貶

辛亥 六年春二月召李抱玉專備隴坻

李抱玉量
力任事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
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綿亘二
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
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
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
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集覽

扶文二州

名扶州在隴右文州在平陰道西魏置州汧
隴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皆在扶風汧注
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隴注見梁武帝普通五
年梁岷今成都府古梁州也今西和州古岷
州也故曰梁州温江縣西二里有岷江故曰
梁岷關輔關中有三輔故曰關輔三輔注見
漢武帝征

質實

一統志云扶文二州名扶本
西魏之鄧州後改爲寧州唐

初爲扶州大曆中廢爲鎮以屬文州元領同
昌帖夷尚安鉞川四縣俱廢故址在陝西文
縣守禦軍民千戶所境西文後周所置治陰
平郡隋初郡罷煬帝時州罷唐初復置文州
德宗時以舊城在平地遂移於故城東四里
高原上即今陝西文縣守禦千戶所城是其
故址梁岷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隴坻注見漢
光武建
武八年

嶺南蠻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

考異

討當
作擊

蠻酋梁崇牽據容州與西原蠻連兵攻陷城
邑容州經畧使王翊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

能

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為難翊曰然則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兵冀藉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翊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拔容州擒崇牽

集覽

西原南蠻有黃氏是也王翊姓名也翊音胡萌反

質實

嶺南道名注見

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一統志云容州本漢合浦縣地晉分置宕昌縣梁改曰陰石縣兼置陰石郡隋初罷郡改縣曰奉化後改為普寧屬藤州唐初改置銅州貞觀中改為容州因有容山故名天寶初改為普寧郡乾元初復改置容州宋因之元改為容州路尋復為州國朝初改為縣以普寧縣省入屬梧州府王翊晉陽人翊之弟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瑏以告載載奏之上以少良頌瑏離間君臣勅付京兆皆杖死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勅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簡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

進

賢矣而不密

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范氏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已卑乎胡氏曰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其死亦宜矣陸瑏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善少良言之而怒頌瑏泄之也然代宗誠欲治載則以少良所訟召百官集于朝堂襍究治之肆諸市朝可矣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乎

集覽 方命今按

正誤 方命今按

劭曰謂放棄先王之命令也

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

質實 肆諸市朝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有司所駁注見僖宗廣明元年

進

以韓滉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子也

質實 韓滉長安人

壬子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大曆七年

正編

正編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
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
使諭之乃止其後屢〔集覽〕鴻臚寺鴻臚注見
出殺人上皆不問〔漢武帝太初元年〕

寺注見昭宗〔中使〕注見玄宗
天福三年〔質貫〕開元十五年

〔發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夫當開國之初小人尚不可用况夷

狄乎唐肅宗志圖欲速之功借兵紇虜雖
於克復二京不為無補然恃功驕恣患亦
不小當其東都殺掠之時綱目略而不書
猶以其有功於國為之隱忍至是唐朝報
其附會吐蕃入寇郊畿我亦有詞可執代

宗於此正當待以國門外之制護送出境
然後謹守疆場嚴為之防可也置之輦下
聽其恣橫尚何以為國哉書曰回紇使者
犯朱雀門則唐人好與夷狄共功之弊不
可揜矣有國有
家者尚鑒茲哉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

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間殺之
眾未知所從經畧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
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
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

節度使 **質實** 盧龍道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發明 朱希彩殺李懷仙而自立不五年間又為將吏所殺唐人無政固不足道而出反之報亦甚昭昭比事觀之其理著矣

癸丑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質實** 昭義節度

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郡

嵩子平年十二將士脇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粲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粲知留 **集覽** 粲中 塔反

薛平智甚高其出自童年尤奇

孤彰忠順盡職藩鎮之傑出者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

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齋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疾亟遣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歾 **集覽** 安堵將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質實** 永平節度未詳沿革滑毫二然如墻堵 **質實** 州名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之不遷動 **質實** 年毫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賢哉

退

夏五月貶徐浩為明州別駕

徐浩妾弟侯莫陳怵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薛邕擬長安尉怵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列其狀敕禮部侍郎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上怒皆貶之

朝廷集覽侯莫陳怵怵音敷名也侯莫陳注稍肅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美原耀州

美原縣屬質實明州注見僖宗乾符四年一京兆府統志云美原唐之縣名屬京

兆府本後魏之土門縣地元省之故址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六十二里于邵萬年人長

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回紇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糶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

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胡氏

曰古者國有馬政况為天子審欲畜馬繁者開元故事具在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

能其事者付之日滋月益何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其損

不亦集覽八坊監牧之地周書兵志曰監牧

蕃息於岐幽涇寧之間置八坊為四十八監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

秣監音 質實 乾元 肅宗年號

發明 書回紇使者辭歸而載市馬之事於下、唐朝非固真欲得馬者也、不過順

適虜意而已、審如是曷若厚其歲賜而絕其市馬乎、不然彼固自謂吾以馬而得繒

帛爾、適所以啓戎心之無厭也、

秋八月朱泚遣弟滔將兵戍涇州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爲用、至是泚遣滔將五千騎詣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質實 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 **質實** 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

○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韋席、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 **集覽** 郇模姓名也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質實 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東市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發明 於是郇模獻言三十事不書獻言何郇模此舉近於行恠帝召見之可謂

能盡下情矣書召郇模入見美召之者也

發明 郇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獻之言未聞有所施行

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冬十月加田承嗣同平章事

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諷令毀之而加平章事以褒之

質

實 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空祿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為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耻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欲掠汧隴監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倚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胡氏曰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使子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大曆八年 正編

儀而欲討瑊瑊又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集覽

朝那注見漢文

帝十四年[掎其後]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馴致]馴船倫反馴致猶言遂致也

質

實一統志云[宜祿]縣名後魏所置屬南豳州州城西九十里[秦原]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原注同上六年高平[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武侯]蜀漢諸葛亮卒謚武侯

元載奏請城原州

元載規度邊事甚悉乃以書生語奔之使吐蕃得乘利而圖我可惜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宋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推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柰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集覽

盡潘原盡於潘原之西境也

本藩質實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隴山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隴坻

一統志云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界唐韓愈所謂雲橫秦嶺家何在即此平涼郡名注見

宋文帝元嘉七年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石門木峽二關名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南境

內又有驛藏制勝木靖六盤五關皆唐時所置

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書吐蕃城故原州

而屯之蓋惜之也綱目不以人廢言如此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羗渾之衆勢疆十倍

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戍集覽羗渾羗三苗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姜姓別裔如

党項之屬渾胡昆反本鐵勒諸部之號也如吐谷渾之類皆近吐蕃故連言之

三月詔以永樂公主妻田華

詔以永樂公主妻田承嗣之子華上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范氏曰齊景公諸侯也

涕出而女於吳後世且猶羞之代宗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反以

納侮卑替甚矣此集覽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卿大臣之耻也公春秋時諸侯也吳

蠻夷也號為疆國吳嘗伐齊而齊亦未嘗服
吳然齊侯畏而耻之因嘆曰既不能疆又不
能弱於是泣涕嫁女於吳以求和親焉若
景公者可謂能安於屈辱者矣女尼據友
實一統志云永樂本地名後周置永樂郡於
此尋省入芮城唐初復置永樂縣屬芮州
後屬河中府金省為鎮故城在
平陽府蒲州東南一百二十里

書法下嫁未有書妻者此許嫁也其書妻
何譏也妻者以為之妻也妻者齊也
田承嗣廟祀安史父子謂之四聖其逆節
可見矣以至尊之女而齊之逆臣之子非
匹也故特書妻深譏之終綱目書公主下
嫁十有四詳漢武帝元鼎四年書許妻者

一而
已

夏六月胡僧不空歿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益
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集覽**三藏釋氏法苑
義林曰三藏者

謂經律 **質實**肅州各注見漢武
帝元朔三年酒泉

書法書死何夷不空也賊盜書死蠻夷書
死書范增書葬母妻書葬太師王舜

書葬大夫楊雄賊之也書不空夷之也僧
死未有書者此何以書贈司空爵肅國公
書所以病唐也終綱目非蠻夷盜賊而書
死者六詳漢王邦三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不空雖曰胡僧然贈以開府爵以國公故前史皆書曰卒而綱目特筆書曰死何哉彼以夷狄之民奉夷狄之教固當從夷狄之例也綱目之於夷狄雖其君長亦皆書死况不空乃其民乎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質實

黎幹戒州人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書法

綱目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多矣不書雨於是旱未踰月書雨何予誠

也先是京兆尹令作土龍自與巫覡更舞上聞撤之減膳節用帝可謂知所本矣故特書予之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輿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質實

蔚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代國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

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萼帥眾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

質實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

承嗣越境爭城耳書反何諭之而不奉詔是真反也况復陷洛衛乎綱目

一字之貶不虛矣

發明

前書以承嗣同平章事又書以公主妻田華代宗之所以撫之者至矣而

承嗣不免於反曷若任用人才修明政事振舉朝綱使之稽首順服如其旅拒則振揚天討有以制之乎比而觀之然後知姑息之政固無益也

郭子儀入朝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

質實

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

田承嗣陷洛衛州

質實

洛衛二州名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詔

諸道不得輒募兵○二月河陽軍士逐三城使

常休明

質實

河陽縣名注見昭宗天祐二年孟縣三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

忠厚

休明苛刻少恩軍士攻之奉兵馬使王惟恭為帥上遣中使慰撫之

三月陝州軍亂

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大掠庫物觀察使李國清不能制拜之而走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按之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

兵質實 淮西節度注見 憲宗元和十年

夏四月敕貶田承嗣發諸道兵討之

初李寶臣李正已皆為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已皆表討之於是貶承嗣永州

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已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正已攻德州拔之忠臣進攻衛州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請束身歸朝寶臣正已會圍貝州承嗣出兵救之平盧士卒以成德賞厚有怨言正已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渡河屯陽武寶臣遂與朱滔攻滄州不克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共擊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

集覽

平盧平盧藩鎮有州

質實

永州注見

晉武帝太康元年零陵德州注見陳宣帝太
建八年安德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平
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陽武縣
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滄州注見晉穆帝
永和六年陳留縣名
注見秦二世三年

冬十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
莽天鳳元年 ○李正已按

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

初李正已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囚之至是禮
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
已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
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已遂按兵不進於是

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
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詭誓
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
立功豎子尚爾况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
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
之志范氏曰寺人貂夙沙衛皆以宦寺敗國
喪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
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
夙沙衛遠矣○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
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
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
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
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
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



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識遂與承嗣通謀
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
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
之曰真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
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
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
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
退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
困之上不許曰承
嗣負朕百姓何罪
死注謂奄然也字或作殫寺人貂寺音侍寺
人闔官也貂通作刁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豎刁宿沙衛注見
蕭宗乾元元年

集覽

溘死溘渴合反說文
奄忽也莊子溘然而

質實

豎子即豎儒注見秦
二世三年范陽郡名

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河內
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

吐蕃寇涇隴李抱玉馬璘等擊破之

質實

涇隴
二州

名涇注見漢光武建武元
年安定隴注同上六年汧

○貴妃獨孤氏卒

追謚貞
懿皇后

書法

妃卒不悉書此何以書譏惑溺也於
是上悼妃甚追謚貞懿皇后故書譏

之武惠妃謚皇后則書薨以為譏此其書
卒何後書葬貞懿皇后則雖不書薨可也

十一月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

質實

瀛州
注見

漢帝玄更始 二年河間國 ○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斬

哥舒晃 **考異** 斬當 **質實** 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廣州注

同上年 南海

丙辰 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姑息養逆

初田承嗣既請入朝李正巳亦屢為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發明 按分註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然綱目不書表請者承嗣本無朝意姑以

是欵兵耳况前書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未聞舉正其罪今乃無故赦之故綱目直書曰赦以見天討不能加威令不復振之意若曰承嗣反逆未嘗屈服而朝廷自救之也然承嗣實未嘗入朝而書入朝猶為唐人文其詞云爾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鑿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遊淄青李正巳皆進兵擊靈曜忠臣燧軍于

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窠，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疾，以功讓之。宋州刺史李僧惠爭功。忠臣擊質實，殺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質實

鼓譟注見宋文

帝元嘉二十六年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秀實御變全以整暇如此處分并井亂何由發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集覽**。喧咽，咽乙結反。喧譁，咽塞也。馬頔晏然。姓名頔，徒歷反。離立，曲禮離坐離。

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
間。注為干人私也。離兩也。

質實

卒哭注見齊武帝永

明八年。偶
詔對言也。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
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

必入朝。

書法

承嗣前書反。書討矣。未聞捷也。以其
請朝則赦之。請而不至則復討之。得
其謝罪則又以釋之。綱目不書請朝而書
赦。不書謝罪而書釋。所以黜承嗣之姦欺。

著代宗之不振也。綱目書既而釋之三。朱
雲上書言事得罪。侯君集上書下獄。釋

無罪之辭也。田承嗣上
書討釋有罪之辭也。

集覽

承嗣跋扈。既反復赦。既赦復反。請入
朝而未嘗入朝。代宗坐受玩侮。皆無
如之何。今又書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則其姑息亦太甚矣。尚何以為國哉。噫。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上欲
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
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
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皆伏

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廟主胡氏曰元載王縉固有罪然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則付諸廷尉驗虛實稱輕重而施刑焉亦奚以遽為哉今不詢在廷不歸司寇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闊畧直加以反逆之罪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何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蓄其憾激其怒發其幾者必中人也李峴殺程元振者而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久立相位罪惡貫盈平

推原似中
情理

時薰蒸恬習於上之聞聽者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報仇之所為邪且劉晏素附中人魚氏之恨在載而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

集覽 醮祭也謂奏章以達其情愴於天也稱是謂他物與胡椒相等也稱尺證反廟主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神主經邦不績經畫也如織之有經緯言經理邦國而無功績

質實 括州注見高宗濮州人廷尉官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九年

書法 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誅衛鞅誅陳豨誅產祿誅

凜誅史歆誅董卓誅馬騰誅步闡誅穎誅祖約誅張瓘誅元鑒誅爾朱顯壽誅元載

誅田希鑒誅劉銖直書誅而削去官皆甚快之辭也

進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相臣之關係風化如此擇相豈可不慎相臣亦豈可不養素自重哉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埜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駟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

善為令公用全

賢

堂封非祿也

儀有惕威踧踖之態者亦非也○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袞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倍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綰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公曰袞之辭祿廉耻存焉與夫

楊綰政治
可方陸贄

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未可深譏也。**集覽**守捉使守捉注見玄宗天寶元載堂封唐制宰相堂封歲三千六百縑至**質實**敬不寧之貌。

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

考異

此誤書謚

考證

據提

要當去文簡二字分註謚文簡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書法

裴冕以十月同平章事十二月卒則書曰卒而已綰亦四月拜相七月而非冕比也其卒也綱目尤深惜焉故特書

贈官書謚

發明

楊綰為相僅三閱月而弊政侈俗亦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前書綰平章事初無美詞至是綰卒書官書謚始足以表其賢此屬辭比事之意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袞薦之也

進

進

賢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集覽

涇原節度

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

吐蕃寇原坊州

質實

吐蕃西羗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霖雨

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頴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

韓滉誣奏。虐民媚君。大辱其父矣。

聖主語當。不過是。

主德昏明。無定。

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范氏曰。代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滉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敢共為姦罔如此。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與。**質實**河中國中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池鹽。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鹽池。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六年一統志云南浦本漢胸臆縣地屬巴郡蜀漢立南浦縣後周改置安鄉郡尋改曰萬川屬南州隋改萬川曰南浦屬巴東郡唐初置南浦州尋改爲浦州貞觀中改爲萬州天寶初改爲南浦郡乾元初復爲萬州兼置南浦縣宋因之元以南浦縣省入萬州國朝初改州爲縣屬夔州府澧州注見高宗上元二年寶應靈慶池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鹽池

書法

書度支奏何罪罔上也故先書霖雨而度支之肆罔見矣是故黃龍遊江則書越儁郡上漢平帝元始元年黃龍見則書巴郡言漢後主建興十五年河水清

則書青州言陳王午年齊河中瑞鹽則書度支奏是年皆咎其欺也

發明

既曰霖雨則鹽池固多敗矣而反稱美祥何哉故綱目於此特以度支奏瑞鹽書之一以著韓滉之欺一以著代宗之蔽也

冬吐蕃寇鹽夏郭子儀遣兵拒却之○以李納

爲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已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法令齊一

藩鎮專擅
分崩離析
之勢成矣

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胡氏曰：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柔愿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興事，爾於寬爲近仁，則不知也。夫仁道難言哉！自世俗論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愿因循之謂乎。

質實

齊海登萊沂密六州名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鄒登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萊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東萊沂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北徐密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曹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澶州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澶淵復郢二州名復注見晉孝武太元六年竟陵郢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戊午 十三年春正月 敕毀白渠碾磴

敕毀白渠支流碾磴以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磴，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爲衆先。公主即日毀之。**集覽** 白渠漢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故曰白。

公主赤賢

賢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五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正編

渠按地志古曰渠在京兆
〔碾磴〕注見中宗神龍二年
〔質實〕白渠注見漢武帝太始元

年

〔書法〕小事耳何以書美無私也於是昇平
公主有二磴請存之上曰汝識吾意

當為衆先遂毀之書
敕所以美代宗也

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
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
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
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

兵

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
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待之

如〔質實〕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二年并
州〔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羊武谷〕未

詳處
所

吐蕃寇靈州
〔質實〕靈州注見太宗
貞觀二十年 ○夏六月隴

右獻猫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
為瑞常衮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
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
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

見崔佑甫初

賢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三

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

集覽

乳同

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正誤

人喻反。人喻反。今按人及鳥生子曰乳。當作上聲謂鼠。乳人喻切。貓鼠異類。安得同產。

子亦飲貓乳也。

質實

隴右節度。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崔祐甫。

萬年人。汚之子。

發明

貓鼠同乳。此反常妖異之物。而獻以為瑞。故書以譏之耳。然賀與不賀。又

足以規常袞。崔祐甫之賢否也。

秋吐蕃寇鹽慶。又寇銀麟。郭子儀遣李懷光擊

破之。

質實

鹽慶。二州名。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慶。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義渠。銀麟。

二州名。銀。注見明宗長興四年。麟。注見玄宗開元九年。

○八月葬貞懿皇后

上悼念后不已。殯內殿。累年。至是始葬。

書法

武惠妃薨。書追謚貞順皇后。而不書葬。此則曷為不書追謚。而以葬書譏。

過制也。於是上悼念不已。殯內殿。累年。至是始葬。雖正后不及是矣。綱目不書追謚。而從長孫皇后葬。例書之。使若正后然者。所以譏也。唐自長孫氏而下。無后書葬者。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三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正編

正編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三
矣於是
特書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胡氏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邪○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奏曇扇動軍眾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

杜黃裳初見

能

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胡氏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為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蝕者其子儀之謂乎
質實杜黃裳萬年人旋踵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李懷光
渤海靺鞨人本姓李如父以功賜姓李
書法自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媿之多矣

進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三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正編

正編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舍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咎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質實

琉璃盤貨源云琉璃本是石出大秦國凡十種色為器者

以自然灰治之近世亦有火成者光澤益不減也

